

散文組



丁威仁

簡歷

詩人，清華大學華文所副教授兼所長。

KAO

得獎感言

父親生前是船員，童年的記憶總帶著海的距離與港口的呼喚。我與母親每年自臺北南下，趁貨櫃輪短暫停泊時與父親相聚；一年不過兩三次，他總會領我走進大統百貨，把缺席的歲月折疊進燈火與人潮。高雄成了我最早的異鄉，也是最早的歸屬。

年歲漸長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高雄人，每年總以數日或一週的相聚，延續青春與友情的脈絡。城市於是與親情、友情與文學緊緊密合。詩集《走詩高雄》曾獲得書寫高雄的創作與出版補助，讓我用一年的時間走訪高雄每個行政區，以詩繪述與土地互動的情感。我亦曾兩度榮獲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首獎。今年，更以散文獲得「高雄獎」，彷彿命運回贈的一份深情。

對我而言，高雄已是生命的另一個家鄉，它以港口的風與海的聲音，伴我走過童年與今日，也以文學的方式，讓我一次寫下最初與現在的自己。

• 散文組 •

高雄獎

山形的
修辭學



每座山都擁有一種遲來的語言，有的像老年人吐露祕密，得等你跋涉千里之後，才微微敞開喉嚨。南雙頭山便是如此，一個說出名字即帶著分裂與鏡像的山名，雙峰並峙，像時間留給臺灣島脊最後的注釋：一體兩面，連根對視。這不是他第一次站在一座山的門口，但這一次，他有種比以往更沉重也更柔軟的感覺，像是被一雙看不見的手輕輕按住了肩膀，對他說：「請進去，但要謙卑。」

南二段的路程，是中央山脈之腹的書寫，是整段主脊的兩道S形轉身，從玉山國家公園內部的秀姑坪作為起點，往南緩緩探行，每一步都是對島嶼脊椎的輕撫。資料寫著這裡多是三千公尺以上的地帶，他笑了笑，這不只是事實的陳述，而是對「呼吸稀薄」與「體溫試煉」的另一種婉轉說法。他明白自己將走入一個人的背脊深處，那裡的骨形會改變存在的走向，汗水會進行修辭，腳底的疲累會篡改比喻的結尾。

他們尚未真正進入高山草原區，卻已經能感受時間的變形。晨光在山腰慢慢擴展，像一位未曾見過山稜的孩子，第一次接觸綠色的浪頭，怯生又驚嘆。他的鞋底踏過滿布箭竹的山徑，柔軟與堅硬不斷交替。這不是植物與石頭的交鋒，而是他心中尚未沉澱的慌亂，與登山欲望之間的拔河。同行者沉默寡言，山的語言進入他們的呼吸之中，讓語彙變得多餘。每一口吸入的空氣都帶著海拔三千公尺的信息，它們不會直接說明什麼，但會在夜裡讓你的膝蓋或小腿悄悄抽痛，像是預言家在你耳邊咕噥。

他們漸漸接近大水窟一帶，白木林成為最先出現的界線，迎接旅人的前奏，枝幹裸露，有如歷史久遠的筆記，乾癟卻有力，風一吹便沙沙作響，彷彿有人正在翻閱一部未竟的登山鉅作。他想起自己的詩中曾寫過：「時間與山脊同眠，白木是未完成的標本。」

如今親眼所見，那些詩句有如昨日的預言，在今日一一現身。

夜宿山屋之前，他們短暫休憩於草坡。眼前尚無塔芬池，但他知道這山中眼眸遲早會對他睜眼。他靠坐在箭竹邊緣，試圖不讓背影成為突兀的入侵者。腳邊的杜鵑尚未開花，但枝條以極端克制的方式蜷曲。望向稜線彼端，那尚未現身的南雙頭山靜靜藏匿於霧與稜交界之後，挑逗他的渴望。

在這樣的高處，人開始遺忘日常。

手機失去訊號、城市的時間單位全部作廢，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口呼吸、每一次水壺搖晃的聲響，以及前方夥伴那可見不可及的腳印。白天走路、晚上看星星，整個世界被還原為最初的運作模式，簡單、粗暴、清晰，卻又令人動容。山，不再是風景，而是一種內裡的映照；你若不打算誠實，它會用薄霧將你吞沒。

入夜後，他睡不著，身體彷彿還在山徑上走。他聽見拍打山屋屋頂的風聲，那不是普通的風，而是一種被壓縮又被釋放的訴求。他明白那是南雙頭山正在發話，以一種人類不理解的方式說它的古老與困頓。這裡曾經是荷蘭人遠望的邊界，也曾是布農族遷徙時望向的高處。如今它成為臺灣百岳之一，不是因為它高，而是因為它難、它孤、它雙頭並立，像是歷史與當代在同一個地點對峙。

明日即將真正走入塔芬谷，向著雙峰走去，他知道自己還未準備好，但也從來沒有人準備好去面對真正的山。山不是被征服的，它只是暫時讓你靠近，僅此而已，若你心存僥倖，它便會以霧、風、落石等名義懲罰你。而他，只想如實地走、如實地喘，帶著所有無法訴說的疲憊與熱望，像個誠實的過客，走入它命名他之前的靜默。

塔芬谷的早晨不像平地那樣可以預測。它不遵守季節也不答

應預報，而是用一種山地的緘默，自顧自地解構著時間。當他們終於踏上從塔芬谷山屋前往塔芬池的步道時，霧正從遠處斜斜推來，像一封延宕數十年的信。他知道今天要走過的不只是山徑，而是一段記憶與現實疊加的斷層，不像一般所謂的「谷」那樣深陷，而更像身體內部的靜脈，連接著前行與回望。

踩在草原邊緣，那種開闊並不令人安心，而是讓人赤裸。天空顯得過於高遠，雲影與箭竹一同滾動，像是誰不小心洩漏了天機。他努力在箭竹中辨認腳印，卻常被風吹亂思緒，山路是彎曲的，心念更是。在這片玉山箭竹與杜鵑構築的原野裡，塔芬池如同一次難以言說的沉默，水面平靜得不像真實存在的湖泊，反而更像某種靈魂試圖回歸的入口。高山草原上，塔芬池就是那隻睜大的眼睛，直視你從未命名的恐懼與虛無。他佇立其旁，腦海浮現他曾寫過的詩句：「水是記憶的另一種皮膚，而山稜是皮膚之上隱匿的骨。」

這裡的光線極度柔軟，像是被風颳過的紙。即使陽光短暫灑落，也無法在這片濕潤的稜脊上留下永久的影子。他們走得極慢，彷彿每一步都是對某段未完成敘事的回應。塔芬山就在不遠處，那是一種令人錯愕的「和藹型山峰」，不像玉山或南湖大山那樣氣勢逼人，但正因為它的中庸與平緩，使人有種更深的敬畏。於塔芬山頂，箭竹化作波浪，風吹過時如同海嘯經過無聲的陸地。他坐下，望著不遠處的輾輶山與更遠的雲峰，感覺自己如同懸在兩種時間的裂縫中，過去那個熱愛征服高度的自己已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學會在行走中遺忘與縫合的身體。那不是年齡的問題，是山給的教誨，高度無法解釋為何出發，唯有靜默可以。因為他們知道，時間在這裡是空的，它不像城市那樣分秒計算，而是以呼吸、腳步與



胃口判定。

他記得塔芬谷某段山徑旁，有一棵奇形的二葉松，彷彿故意彎曲著身軀，只為了躲避歷史的某種風向。它像一位記憶的守門人，站在稜線上不語，只用姿勢說話。山中許多這樣的物件——老木、殘石、歪斜的指標，甚至廢棄的繩索——都像是從過去掉落的片段，等著某個過路人拼湊成意義。

途中他們遇見一些返程的山友，他們眼神裡多半帶著疲倦，也有微光。他忽然理解：這段草原與山徑，不只是通往某座山頭，更是一次自我剝離的儀式。你離開了習慣的環境、斷開網路訊號、遠離語言的喧囂，在這樣的空無之中，所有的疲累才得以顯形。而塔芬池的平靜、塔芬山的和緩，就是對這場剝離的緩衝與撫慰。傍晚抵達轆轤山屋之前，他回頭望向塔芬池，它像一個未曾回信的問題，靜靜擱置在山脈的一段逗點裡。若有一天他們都下山了，重回平地、穿上皮鞋、打開電腦，它是否還會在某個夜晚突然浮現，擾動夢境，讓自己不自覺再次啟程？

這不是浪漫，而是一種潛藏的疼痛。他們無法每次都回應山的召喚，只能偶爾來此，讓身體記得怎麼被風吹過、怎麼在箭竹中迷失，又怎麼重新找到呼吸的節奏。這就是塔芬谷與草原的語言，不是說給耳朵聽的，是為了讓身體默讀：「山的形狀從來不是平面的符號，而是身體在風中所記下的筆劃。」

從轆轤山屋出發的清晨，他們並未帶著明亮的心情啟程，天色尚未開朗，身體像是剛從昨日的塔芬池之夢中掙脫，仍殘留著水紋與濕氣，這是一段被稱作「遠得要死」的雲峰之路，十三公里的稜線攀升與下降，將他們從草原推擠到山崖，從喘息之中拉出斷裂的韻腳。

沿著箭竹與杜鵑交錯的稜脊前行，雲峰的線條像是反向書寫的命運。風橫切山肩，逼得他們只能低頭前行，每一步都必須與地形重新商量，沒有任何語言可以描述這段路的難度，因為它早已超出高度與距離的單位，成為一種需要身體用信仰來完成的旅程。

他們經過雲峰東峰營地，那是一塊看似平穩但暗藏風聲的基地。隊友們默契地不多言，只是相互點頭、微笑，確認彼此還在。他在營地短暫停留，手指拂過布滿青苔的岩石，那些粗糙與溫潤之間的觸感彷彿告訴他：這裡是時間棲息過的地方：雲峰，海拔高處的孤傲，不在其高，而在其「立」。它不與其他山脈共舞，反而像是蒼穹遺落的肩胛，撐起了視線的所有可能。

當他終於踏上峰頂，背後早已濕透的衣服在冷風中顫抖，遠方的玉山群峰，如同父親嚴峻的側臉，一語不發地注視他這個晚歸的孩子。他看向南邊，南雙頭山正沉靜地聳立，那是他們此行的最後一站，也像是最後一次誠實地問自己：「還剩下什麼未曾寫下？」

短暫的平路彷彿是命運允許的喘息，他想起過去在都市裡，那些自以為重要的任務、信件、會議與應酬，在這裡全然失重，這不是逃避，而是山給予你重新排列內部秩序的機會。行至拉庫音溪山屋之前，已是午後，他們沒有言語，只有沉重的呼吸與微微顫抖的膝蓋。他突然發現山不是風景，是讓你回應自己的所在，每一座山都是一面鏡子，它從不說話，卻無法撒謊。雲峰與南雙頭山之間的縱走，不只是地形與距離的挑戰，而是讓人赤裸地感受疲憊、恐懼與希望，如何同時在身體裡共存，每前進一步，都是與過往未曾和解的自己告別。

他們說南雙頭山是這條南二段的終點，但其實從雲峰下來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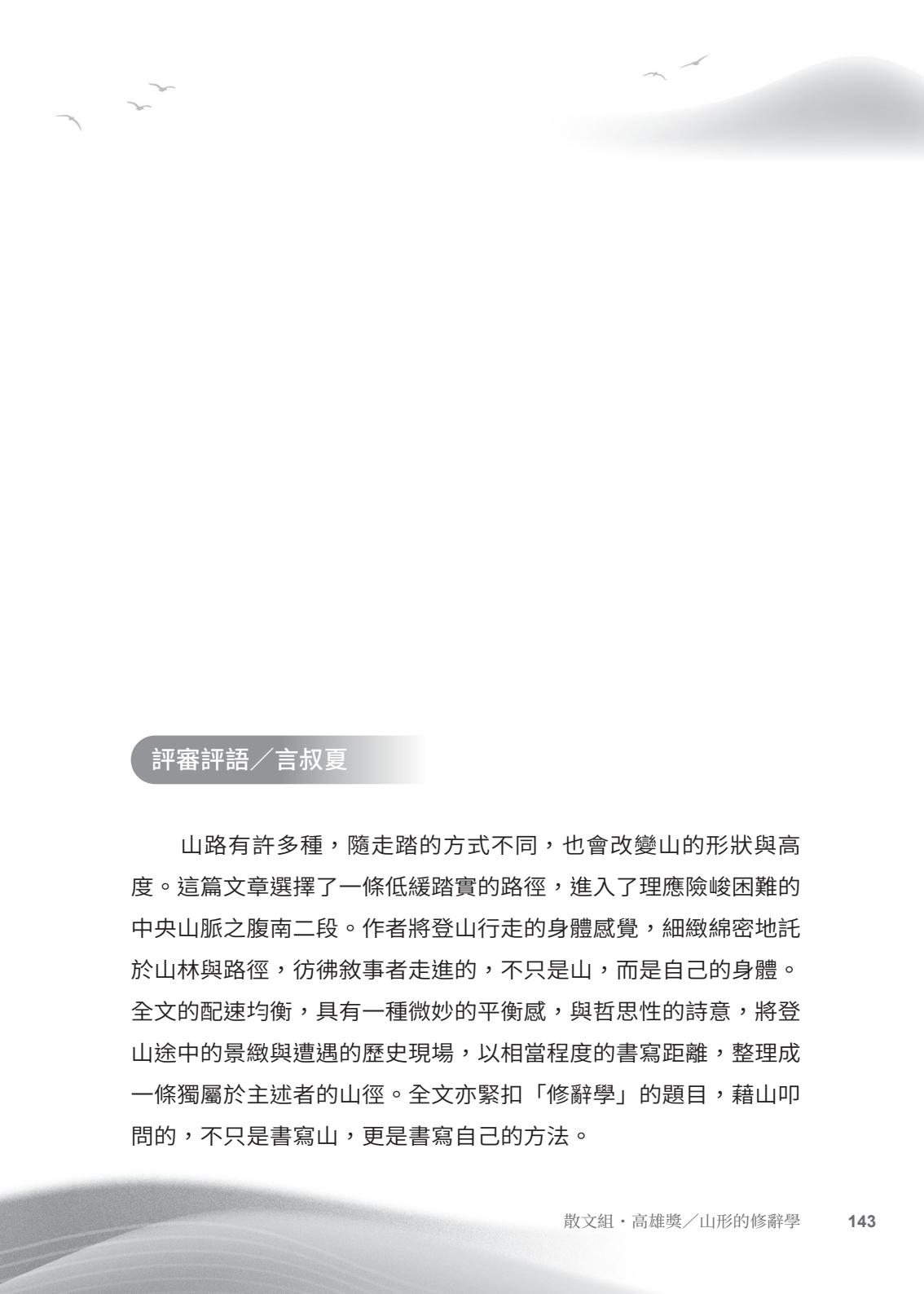
那一刻起，這場山旅早已進入內心的領域，再沒有繩索、石塊或箭竹可攀，只剩內在深處一條通往理解與釋懷的小徑。他們走在那裡，彼此沉默，但他知道，這一晚的夢會很深，也會很長。

下山的路途與上山即便是原路折返，卻再無昨日的興奮與緊張，有的只是被拉長的疲憊，與試圖記牢一切的執念。風不再教訓他們，反而像是悄聲安撫，一些葉子飄落在腳邊，像是山對他們說出的告別辭。他們重新走過轆轤山、塔芬谷，那些曾讓人敬畏的名字，在返程的節奏中顯得安靜許多。每一段路都有殘留的靜電，某處石塊上還有昨日他們坐下來喘氣的痕跡，某棵彎曲的箭竹，仍記得他們曾借力而過的手。他開始明白，所謂登山，不過是將「身體的記憶」拓印在地形之中，再帶著這些痕跡默默離開。

他記得一位登山者說過：「真正的夥伴，不是在山頂拍照合影的那一刻，而是在山脚下等彼此的最後一公里。」快接近山腳時，身體彷彿不再屬於自己，更多的是被重力拖拽的慣性。他告訴自己不要急著離開，要記住這個即將離開的過程，也要記住那些曾陪伴他走過風雪的名字與身影。因為山不會記得他們，但他們卻得記得山，記得他們在這片高處短暫存在的方式。

最後一段土石步道，像是通往日常的緩衝。手機訊號逐漸恢復，外界的聲音一點點滲入山的寧靜。他們逐一回到接駁點，許多人並沒說話，只是緩緩地鬆開肩膀，深呼吸，像是剛經歷了一場超越語言的劇場，而此刻只剩身體還留著餘震。

他知道，多日的山行已經結束，但也知道，有些潛藏的動靜才剛開始。他可能不會再走一次南雙頭山，但這座山已成為內在的稜線，藏在某個安靜的片刻。畢竟，每次爬上高處，都是一次認真地自問：「你還想活成什麼樣的人？」



評審評語／言叔夏

山路有許多種，隨走踏的方式不同，也會改變山的形狀與高度。這篇文章選擇了一條低緩踏實的路徑，進入了理應險峻困難的中央山脈之腹南二段。作者將登山行走的身體感覺，細緻綿密地託於山林與路徑，彷彿敘事者走進的，不只是山，而是自己的身體。全文的配速均衡，具有一種微妙的平衡感，與哲思性的詩意，將登山途中的景緻與遭遇的歷史現場，以相當程度的書寫距離，整理成一條獨屬於主述者的山徑。全文亦緊扣「修辭學」的題目，藉山叩問的，不只是書寫山，更是書寫自己的方法。